

「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系列」

13

日本研究與研究日本

—從方法到知識—

蔡增家編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發行

日本研究與研究日本

——從方法到知識

蔡增家 編

2008 年 9 月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研究與研究日本：從方法到知識 / 蔡增家編。

-- 初版. -- 臺北市：臺大政治系中國中心，民 97.10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01-5658-4 (平裝)

1. 區域研究 2. 研究方法 3. 文集 4. 日本

731

97019657

日本研究與研究日本 ——從方法到知識

著作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著 作 人 / 蔡增家 編

出 版 者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
教學與研究中心

地址：100 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51-9641#337

傳真：(02) 2341-2806

E-mail: politics@ntu.edu.tw

<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

印 刷 者 / 金 華 打 字 行

電話：(02) 2382-1120 • 2382-1169

初版日期 / 97 年 10 月

非賣品

《本書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致謝

本書的寫作與出版得到以下各單位的支持：

- 政治大學頂尖大學研究計畫補助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當西方遇上東方：當代臺日關係研究的方法、理論與實務之對話」研討會；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的「中國學研究的知識社群計畫」主持編輯本書；
-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補助出版本書。

序言

最近這幾年，拜臺日關係的交流日漸密切，讓日本研究逐漸在臺灣蓬勃發展，許多從美國、日本回國的學者，以及臺灣本土畢業的學者，紛紛投入日本研究的行列，他們的研究不再侷限於過去的歷史及語言研究，而將國外最新的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帶入日本研究，從社會科學方法論來解釋當前的日本問題，讓臺灣的日本研究逐漸成為一門正在茁壯的研究社群。

這本專書源起於 96 年 11 月 5 日「當西方遇上東方：當代臺日關係研究的方法、理論與實務之對話」研討會，會議獲得政治大學頂尖大學研究計畫經費補助，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會後，並與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的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合作，教研中心根據推動中的「中國學的知識社群計畫」進度，邀請研討會中主題相關的作者修正後送審，共得五篇論文編成本集，出版前並榮獲政治學專書出版審查委員會的認證，這五篇論文分別從西方主義的觀點、臺灣政治學界的觀點、美國社會學界的觀點、日本政治學界的觀點以及日本國族主義的觀點等五個視角，探討當前日本的研究方法、理論與實務。

首先石之瑜與謝明珊在「西方不在西邊—西方主義的自我認識方法」這篇論文，認為七〇年代末期，薩伊德（Edward W.

Said) 在《東方主義 (Orientalism)》一書中，批評普遍主義對差異的不尊重，這個批評也可以用來批評主流社會科學界，亦即藉由把東方描述為一個特殊且落後的對象，來突顯自身的普遍性與先進，並延伸出改造東方的責任。本文辯稱這樣的批判仍陷入「自我—對象」的認識框架下，藉由考察中國與日本的思想史，發現不論在現代性加入之前還是之後，中國的天下觀與日本神道觀，都不靠與對象的差異來進行自我認識，也沒有賦予自身改造他人的責任，反而是透過自我修養與砥礪來超越差異。

其次楊鈞池在「從歷史情結到科際整合——臺灣的日本政治研究之過去、現在與未來」這篇論文中，認為臺灣對日本政治研究的發展，深深受到歷史發展的影響。資深的研究人員，大都是年紀在 60 歲以上者，可以使用流利的日文，或者具有留學日本的經驗，或者擔任政府官員以及民間企業部門，因為公務需要而翻譯、撰寫相關專書與文章。這些人士對於日本政治研究的重點，大都是新聞性、報導性以及描述性為主要特色。處於社會中堅，約 40 歲至 60 歲左右的研究人員，除政府部門或民間企業部門依舊因為公務需求而翻譯相關的日本政治專書，尤其是日本政治經濟制度是否可以引進國內，作為政府相關部門參考之重要來源，除此之外，此一階段大多數研究人員是在國內的大學階段接受日本語文的訓練，畢業後前往日本進修博碩士時，部分人士延續日本語文或文學的研究，部分人士

則轉向臺日歷史關係，或日本歷史的研究。至於年輕的研究人員則逐漸專業化、研究方法以及科際整合，融合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或是政治史等理論架構，甚至整合歐美國家對日本研究的成果，跳離臺日因歷史因素而出現的歷史情結，因此，此一階段臺灣的日本政治研究已有活潑化的趨勢。

第三篇是鄭力軒的「當日本不再第一：美國社會學界日本研究的新取向」，這篇論文認為在八〇年代之後，日本研究美國社會學中制度化而成為各領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即使在近年日本熱退燒之後仍有一定的進展。本文目的在於探討近十年日本研究各次領域的變化。家庭結構的研究聚焦在日本第二次人口轉型的原因與影響，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聚焦在經濟危機以及全球化對日本企業體制的衝擊。本文指出，美國社會學界日本研究的特點在於將日本視為建構以及檢證理論的案例，一方面固然可以建立紮實的因果分析，另一方面卻也忽略日本社會的許多面向。本文最後指出美國日本研究對臺灣社會學界的可能貢獻。

第四是吳博群的「日本政治學界對實證主義研究的應用成果與爭論」，這篇論文並非一篇直接探討方法論或科學哲學的論文，而是對於戰後日本政治學界引進實證主義政治學研究方法與理論，應用於日本研究所獲得之成果以及其反思，進行回顧性的探討。希望藉此能夠對於國內有志從事日本政治研究者

提供一個全面的視野，並且間接給國內社會科學的本土化運動一個來自日本經驗的參考材料。本文的主要論點是，第一、日本政治學界對於研究取向的爭論存在著「戰後政治學／近代主義政治學」對「實證主義／利維坦集團」這樣的基本構圖，但事實上戰後政治學也曾引進實證主義的政治學研究，只是自八〇年代以後在利維坦集團的刻意推動下，實際研究成果才迅速增加，至今就整體而言已經與傳統的歷史／思想研究取向呈現並駕齊驅甚至後來居上的情形。第二、就政治學者教育背景而言，日本學者留美人數比例雖較臺灣為低，但長久以來即相當注重美國實證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引介，對於新制度論特別是理性選擇理論的討論與應用，日本政治學更有許多值得臺灣借鏡之處。第三、儘管從科學哲學本體論或認識論角度出發的討論，與臺灣相較而言顯得有所不足²，但這樣的狀況一方面反映出日本政治學當中歷史研究的地位依舊重要的事實，另一方面則是反映出日本政治學謹慎應用實證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學術氣氛。因此，本文主張臺灣政治學在缺乏足夠的歷史研究以及區域研究基礎的情況下，不宜過度強調一般化理論的檢證，反而應該將政治學定位為解決問題導向的研究活動，如此才不致資源的錯誤運用。

最後在王文岳的「國體的辯證：近代日本國民認同變遷的政治經濟基礎」這篇論文，主要在於討論近代東方國民認同意識的興起、成熟與轉型，在理論上，本論文在於說明為什麼「後

進地區」中人民的政治認同對象，由地域轉化為更高層次的共同體；在經驗上，本研究則解釋了日本國民認同在建國、建制與民主三個階段的變化。本研究論點認為，由歷史結構的角度而言，國民認同的形成是一歷史過程，因此，在特殊的時空脈絡下，東方國家被動地捲入世界體系的擴張過程中，改變原有政治疆域資源分配之均衡，而使得東方國家的政經體必須尋求一國民認同為基礎的統合，一方面透過政經結構的基礎，建立以國民經濟為導向的發展策略，一方面透過意識形態建構了國民認同，以維繫國家的政治正當性。而正由於此一國民認同之出現乃十九世紀以來的霸權秩序之下，東方國家為了回應外部的體系限制所發展出的認同戰略。

本書的出版編入「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系列，獲得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的出版支持，讓這本專門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日本研究的專書能夠問世，同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所，今後仍會每年定期舉辦日本研究的研討會，強化臺灣的日本研究陣容，並作為日本及臺灣的日本研究學者的交流平臺。

蔡增家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亞太所研究員兼所長

2008年8月10日

目 錄

1. 西方不在西邊——西方主義的自我認識方法	石之瑜、謝明珊	1
壹、東方主義批判		2
貳、非批判的西方主義		4
參、古典東方的自我認識方法		7
肆、現代性加入天下與神道		13
伍、結 語		32
2. 從歷史情結到科際整合——台灣的日本政治研究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楊鈞池	37
壹、前 言		38
貳、從時間來觀察國內大學對日本研究的演變過程		39
參、從專書文獻內容來分析台灣的日本政治研究		44
肆、結 論		50
3. 日本政治學界對實證主義研究的應用成果與爭論	吳博群	57
壹、戰後日本政治學的發展過程		59
貳、實證主義政治學的興起——以學術期刊「利維坦」		

為中心	64
參、對「實證主義」政治學研究之批判	71
肆、新制度論作為統合兩種典範爭議的可能性	79
伍、結論——兼論對台灣的日本政治學研究之啓示	86
4. 當日本不再第一——美國社會學界日本研究的新 取向	鄭力軒 93
壹、導論：美國社會學界日本研究的概況	94
貳、社會人口學	97
參、經濟社會學	102
肆、政治社會學	109
伍、結 論	111
5. 國體的辯證：近代日本國民認同變遷的政治經濟 基礎	王文岳 121
壹、導 論	123
貳、文獻檢閱：國民認同與政治經濟學	126
參、國民認同的政經基礎	136
肆、民族主義與明治維新	143
伍、國家主義與總力戰體制	151

西方不在西邊

——西方主義的自我認識方法

石之瑜*、謝明珊**

摘 要

七〇年代末期，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批評普遍主義對差異的不尊重，這個批評也可以用來批評主流社會科學界，亦即藉由把東方描述為一個特殊且落後的對象，來突顯自身的普遍性與先進，並延伸出改造東方的責任。本文辯稱這樣的批判仍陷入「自我—對象」的認識框架下，藉由考察中國與日本的思想史，發現不論在現代性加入之前還是之後，中國的天下觀與日本神道觀，都不靠與對象的差異來進行自我認識，也沒有賦予自身改造他人的責任，反而是透過自我修養與砥礪來超越差異。

關鍵詞：東方主義、西方主義、天下觀、神道、自我、對象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韋伯出版社編譯

壹、東方主義批判

阿拉伯裔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所提出的東方主義批判，¹ 近年來引起思想界廣泛注意。薩伊德批判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在研究所謂的東方時，是藉由鎖定特殊性來反襯西方的普遍性，亦即東方是刻意創造出來的一個固定停滯的空間觀念。的確，假如沒有停滯的東方，普遍主義的社會科學理論理當普遍適用到世界上的所有地區，但既然社會科學法則無法照搬到儒家文化或是伊斯蘭信仰的地區，這就影射普遍主義的理論並不普遍，如果普遍主義的理論並不普遍，則西方所經歷的歷史進程便無先驗的歷史目的，那也就暗示了西方有一天可能還會回到黑暗時代。

面對普遍主義社會科學理論所解釋不了的社群或存在的現象，許多西方思想家試圖加以規範並改造之，儼然形成一種東方學，將理性與獨立的進步人眼中看似奇異、神秘、落後、依賴等與現代價值迥異的氣質，通通歸諸於東方，東方所隱喻的就是落後與特殊的對象，如此反襯出觀看者的先進與普遍。

依照普遍主義的線性史觀，東方應該往現代化發展，可是停滯與依賴的東方卻沒有這樣的能力，改造東方成為證成歷史

¹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1).

進程必需的責任，以致有所謂「白種人的負擔」說。² 相對於解放的自由精神，正是束縛了東方的教派、王室之類的封建意識形態。

改造東方的意圖，從各種普遍性理論當中表達，至今源源不絕。當代若干批判性的中國學專家已經對此有所反省，有人批判美國的中國學隱藏了美國自己的文化理想，美國知識界將自我認識投射到他們所研究的中國對象身上。³ 事實上，十九世紀以降美國教會最主要的域外傳教地區就是中國，90%以上在國際傳教的傳教士都到中國活動，抱著散播福音的使命。

所以薩伊德的批判，不但可以引申對普遍主義者怎麼看待中國、儒家或是伊斯蘭的嚴肅批判，同時也是對西方怎麼看待自己的一個嚴肅批判。其特色在於揭穿西方是通過東方作為對象來間接主張自己，以致現代性、先進性、普遍性都得以迴避對其內涵的探究，反映了以「自我一對象」為認識框架的身分論述，就算西方的先進性和普遍性不能直接展現，也能夠因為與落後、封建、特殊的東方相對立而呈現。

² 這種見解可參考 Franz H. Michael and George E. Taylor,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Hinsdale, Ill.: Dryden Press, 1975)，認為中國人要進步，必須靠西方人的刺激；也可參考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歐洲人自視為「仁慈的、先進的」管理力量。

³ 李榮泰等（譯），《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聯經，民80）；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貳、非批判的西方主義

西方主義是自居於西方範疇之外的敘事者基於自己身份的需要，而將西方描述成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與負面的意義體，相應於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便有所謂對西方主義的批判，伊克蘭地區或是尤其在以中國為主的儒家文化地區，在看待西方的時候似乎就有一種西方主義的傾向。薩伊德認為西方主義武斷而片面的建構差異，⁴ 他特別擔心西方主義帶來的分離運動使各方當事人原本的能動性遭到消解。⁵ 其他人疑懼西方主義將世界切割成零碎後各自捍衛，從而分解了千絲萬縷的歷史延續性。⁶

有人反對西方主義的理由與前述相反，前述如薩伊德是希望對差異保持寬容，而西方主義卻傾向鎖定差異，但另一種的反對出自對西方的捍衛，乃是單純認為西方主義扭曲了真實的西方。比如批評西方主義捏造了某種看似靜態單調的西方對象，

⁴ Edward Said,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1), p. 131.

⁵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4), p. 320.

⁶ Frenanda Coronil, "Beyond Occidentalism: Toward Nonimperial Geohistorical Categories," *Critical Anthropology* 11, 1 (1996): 51-87; 另參考 Couze Venn, *Occidentalism: Modernity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Sage, 2001); Robin D. Gill, *Orientalism & Occidentalism: Is Mistranslating Culture Inevitable?* (Key Biscayne, FL.: Paraverse, 2004).

⁷ 或指責西方主義複製了亞洲式普遍主義與歐洲式普遍主義的對峙，誤把西方視為統一但負面的同群人。⁸ 不過相較於此，也有讚揚西方主義的敘事是追求啓蒙、自由、繁榮。⁹

與眾不同的則是陳小梅，她發現西方主義在中國無關乎西方，而只不過是反對極權壓迫的論述工具，用來對抗由政府發動的愛國民族運動。¹⁰ 與一般所論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相反的是，陳小梅舉出西方主義者的反求諸己心態，顯然與東方主義的韃伐對象迥然不同，則西方主義並非就是東方主義的翻轉。

相對於東方主義批評作家指責西方思想界把中國妖魔化，有其他人反省中國思想界把西方妖魔化的現象。¹¹ 廣義的西方主義可以不涉及妖魔化，而包括指涉對西方一相情願的美好願望，不過這種美好西方主義往往用以對敘事者所處社會的批判，¹² 因此與「自我—對象」框架相比似乎格格不入。

如此，不以對象為身分論述的主要內容，且自我與對象的

⁷ Rhoda Howard, "Occidentalism: Human Rights and the Obligations of Western Scholar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9, 1: 111-125.

⁸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 109; 另參考 Ian Buruma, Avishai Margalit,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⁹ Bertrand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London: Unwin Paperbacks, 2004), p. 12.

¹⁰ Chen Xiaomei,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¹¹ 引起洛陽紙貴的代表作品是宋強，張藏藏，喬邊，《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

¹² 可參見 Chen Xiaomei.

差異被認為是有可能經由努力而超越的，這就與強調差異的東方主義並不相同，尤其不是在創造一個對象，然後透過將對象差異化來反襯自我。但就連薩伊德對普遍主義或普世主義基督教的批評，也不能免於「自我—對象」的論述方法，他關心的雖是如何尊重差異，讓相對弱小的差異的一方仍然可以在相對大的一方之中和平地主張自己的差異，他因而也是把差異當成身分論述的參照，則自我的身分界定不能沒有對象，也就不是與東方主義截然兩分的。

與之相比，廣義西方主義的自我批判對於「自我—對象」的東方主義方法學有所啟發，亦即對象不是要超越的，差異不是要鞏固的，自我不是先進優越或理所當然的，作為對象的西方諭示了西方主義者自我改造所應採取的方向，以致於西方主義論述中的對象和自我之間不存在關鍵的、本質的差異。即使是對西方妖魔化的那種狹隘的西方主義，西方主義者改造西方的慾望幾乎並不存在，征服落後的西方並不成為一項有效或流行的主張，因此與「自我—對象」的東方主義方法仍不相同。

東方主義預設了普遍主義，而普遍主義既是普遍性的，當然不能透過一個特定的方式來呈現，因此要找到一個特殊的對象，與之對立，突顯自己作為特殊性的反面。然而，西方主義是否也指涉這樣的普遍性，以至於西方主義分享了東方主義的「自我—對象」方法？本文以下經由中國的天下觀與日本的神道觀，探究不屬於「自我—對象」框架的東方或西方敘事，並擺脫東方主義的對象論述所仰賴的差異政治。